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註疏刪翼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蔣式增

周禮註疏刪翼卷二

明　王志長　撰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

任百官以生萬民註典常也經也法也

疏六典治教禮政刑事之書大宰總六官故俱建之也六官雖有治教禮政刑事之不同該而言之皆是治法故云治邦國

擾猶馴也統猶合也詰猶禁也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任猶倳也生猶養也

疏倳猶立也東齊人物立地中為倳蒯通說范陽令曰天下之人所以不敢倳刃于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欲使百官皆立其功也

鄭司農云治典冢宰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教典司徒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疏治典教典云官府禮典以下皆云百官者尊天地二官不局其數也○王氏曰上無教則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國危矣故曰安邦國

禮典宗伯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疏禮之用和為貴故曰和

政典司馬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
王平邦國

王氏曰物各當其分謂之平大司馬掌建邦之九法
以佐王平邦國則彊不得以侵弱衆不得以暴寡小
大高下莫不當其分矣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
正於百官言正則正百官以正萬民之意

刑典司寇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

王刑邦國三時皆有官惟冬無官又無司空以三隅反之則事典司空之職也司空之篇亡小宰職曰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

王氏曰百工興事造業則財物充足故云富邦國疏太宰職文分為二段從首至以富得民十條明經國之大綱治政之條目自正月之吉至職末明須宣前法依事而施○王氏曰天官自宮正而下皆正言官名獨於前三官言職者以太宰正也小宰貳也宰夫

孜也其職特尊於治官之屬故言職以别之推此則五官皆然○東萊吕氏曰周禮一書綱目盡在六典冢宰無所不統是宰相之職天下事須有總統要會處冢宰内統百官外均四海百官異職管攝之使皆歸於一是謂之統四海異宜調濟之使咸得其平是之謂均所以管攝之者非官官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之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操者至簡也所以調濟之者非人人而稱量之也大者與之為大小者與之為

小所居者至易也明乎簡易之理則相業無餘藴矣

○又曰三公三孤天子所與共調精微之原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有六卿之職焉六卿者萬事之綱也為天下者始於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綱紀既立首教之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則必有節文之者故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焉則將帥之事也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之原野降此則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禁民遷善遠罪然

後可以永奠其居故六曰邦土終焉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為治體統内外交應本末具舉絲牽繩聯無一節不相關天下雖廣會頭總在六卿至於冢宰相天子而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之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卿何也綱固在網之中而首亦豈處乎身之外哉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也冢宰之與六卿並居於六職也一也○莊渠魏氏曰先王封建諸侯以道治天下定為

萬世常經是曰六典太宰偏言則一職專言則包六職故六典皆太宰所掌治典太宰自主之其次分掌於五官後世廢封建為郡縣專務以法把持守令不復有君道六典滅亡久矣

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註百官所居曰府弊斷也鄭司農云

官屬謂六官其屬各六十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官職謂六官之職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

其氏曰官職百官分職辨者各有司存也

官聯謂國有大事一官不能獨共則六官共舉之謂連事通職相佐助也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

鶴山魏氏曰周之官聯其聯事最密故朱文公謂一部周禮盛水不漏

官常謂各自領其官之常職非聮事通職所共也

王氏曰常謂故常也蓋六官之聮事有非法之所能該者於是乗時立事與機制宜官常則以昔之所常行者於今列之以為常書曰以典常作之師典則所守之法常則所循之常與此官常同也

官成謂官府之成事品式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官法謂職所主之法度官職主祭祀朝覲會同賔客者則皆自有其法度小宰職曰以法掌祭祀朝覲會

同賓客之戒具玄謂官刑司寇之職五刑其四曰官刑上能糾職

王氏曰書曰制官刑儆於有位是也

官計謂小宰之六計所以斷羣吏之治

丘氏曰官聯官常各致其一官之治故不言邦治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灋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

曰田役以馭其衆註都之所居曰鄙則亦法也都鄙公卿大夫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内者

疏親王子母弟與公同處於大都次疏者與六卿同處於小都次疏者與大夫同處於家邑按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鄭註中庸云同姓雖恩不同義必同也尊重其禄位所以貴之不必授以官守有官則依公卿大夫食邑不假别言也〇陳氏曰先王之

建都鄙以為公卿大夫及王子弟之采地居畿内焉大者百里其次七十里其下五十里而其外有封疆溝木之固其内有城郭市朝社稷宗廟之别使之朝夕治事王朝而退食於家其家不出王城而都鄙乃在三百里之外此猶民之廛里在國而受田在鄉也○何氏曰以其有邑故曰都以其在國之鄙故曰鄙

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

疏按孝經大夫章不云社稷則諸侯卿大夫也若王

子母弟及三公稱諸侯者五廟五祀三社三稷○葉氏曰古者雖敬於神而未嘗聽於神三時不害則奉盛以告之牲牷肥腯則奉牲以告之有功者無不報也犧牲既成粢盛既備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無功者無不奪也是以春官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祀之禮凡祭祀必致福於國國有大故令禱祠必反命於國蓋其神皆王所馭也

瀆則其官之瀆度廢猶退也退其不能者舉賢而置之

祿若今月奉也位爵次也鄭司農云士謂學士

龜山楊氏曰自鄉論秀士升之於司徒自司徒而升

之於學曰造士而後大司樂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

馬曰進士則所謂士者蓋未有祿位也司馬辨論官

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非

修之於鄉升之於司馬則祿位不可得也故以祿位

馭之太宰歲終令百官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

詔王廢置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則為吏者

有職任焉與士異矣故以廢置馭之祿位廢置初不相因也而王介甫曰廢置所以治之祿位所以待之治之者政也待之者禮也徒治之以政而不待之以禮則將免而無恥失其旨矣○愚按吏有職守不能無廢置士惟錄其賢者詔之祿位而已然祿位其賢則不賢者勸勉鼓舞於其下而不自知矣故曰祿位以馭其士也夫先王爵人祿人天下日趨於善後世峻文繁策士之賢者則疑之一有過惟恐其不暴於

天下而卒鮮可用之士也然則操馭士之權者盍反其本矣

賦口率出泉也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

王氏曰征求無藝費出無節非所以馭其用使所用惟賦貢之從則斂不加而用足矣○鶴山魏氏曰賦有分頒之意以井地所出獻於王也如禹貢之賦與左氏悉率敝賦凡三等采地所出之物及兵賦之屬盡謂之賦賦是上頒其式貢則下以供上賦通人力

所出貢止是地所產康成以漢制解經以賦為口率出泉三代安有口賦唐陸贄猶以民間出泉為不便況成周乎○其氏曰量民力以制賦量臣入以制貢禮俗昏姻喪紀舊所行也

軀山楊氏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其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不可推移先王修禮以節其性因之以達其志通其欲為之節文道之使成俗也以是馭之故無殊俗離而二之則非矣○劉氏曰用禮法以成其

風俗禮樂浹洽於人心則風俗自成○王氏曰家自為俗無所視效則非所以馭其民○明齋王氏曰鄉俗之禮不同而無害於義者如袝有離合衣有玄端縫掖冠禮有醮有醴因其俗而節文之俾民相安而不敢越○劉氏曰刑以誅惡賞以勸善其威柄皆出於朝廷○明齋王氏曰都鄙有君道故封内刑賞得自專之古士所謂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訟者上之於國猶今之題知而不屑屑焉聽之故事治而上逆也

疏田役以馭其衆則卿大夫得田獵而春秋左氏傳鄭大夫豐卷請田子産不許者彼常田之外臨祭取鮮惟人君耳大夫惟得常田故禮云大夫不掩羣亦是常田豐卷欲備取鮮故子産曰惟君用鮮明大夫不合也○王氏曰田以簡衆役以任衆○鄭汝極氏曰馭猶馬有銜勒而操縱可自出也祭祀有廢置使無僭故亦曰馭○莊渠魏氏曰先王建都邑以封公卿大夫在王朝則臣道也以八法治之在封邑則

君道也故以八則治之法者從上之令而下不自專也則者受節於上而下得自專也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

劉氏曰置之在位所以勸其善行也

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註詔告也爵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幸謂言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予之以勸後也

雜說爵祿者厲世磨鈍之具也古人制爵必以德制祿必以功葢所以抑夫人僥倖之心而作其進德與功之志固不容以濫授也然有當然之報亦有特厚之恩當然之報固人臣所宜得也人或視之以為常而無激昂自奮之志惟有特厚之恩以神其機於不測則所以鼓舞人心而使之奔走於事功者又寧有已耶此八柄予以馭幸之深意也

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有以養之五福一曰壽奪謂

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六極四曰貧廢猶放也誅責讓也凡言馭者所以敺之内之於善

雜說八柄八統皆曰詔王者蓋賞罰誅廢非臣下所得專而親親等事亦當自王之躬行然後可以化人也雖太宰無所不統然皆以詔王易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禮曰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懷君民之心書曰無有作福作威其義一也○愚按後儒訓生曰赦宥八議一條八柄中正不可少而詳味福字則

於養老為合存之以備參○鶴山魏氏曰八則八柄

言馭凡十六字只當通作一義講康成以敺而納之

於善訓馭字不知祭祀如何敺神以納於善竊意古

之馭者斟酌疾徐自有其法當訓為品節而歸於範

之意如祭祀則斟酌天神地示人鬼之品節而不違

其則庶乎其可以馭神也如是則其它馭字可盡通

矣又其閒以漢制沒入家財為奪以馭貧尤害義理

三代安得有沒入人臣家財之法古者待臣下無絶

法如臣之去國素車白馬以喪服行雖待放於郊然猶爵祿有詔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三年然後收其田里雖奪之而不使其妻子至於乏絶故禮為舊君有服上下皆以忠厚存心如此其至也至戰國孟子始有草芥寇讐之論如臧武仲去國猶以防求為後於魯為臧為也以其據防請立臧為為後故孔子以為要君是三代之法臣有罪而奪爵之類亦必斟酌而不使至於貧困此其所以為馭而康成之誤解經或

導後世人主以虜使其臣其禍實烈當表而出之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註統所以合率以等物也親親若堯親九族也敬故不慢舊也賢有善行者能多才藝者保庸安有功者尊貴尊天下之貴者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祭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達吏察舉勤勞之小吏也禮賓賓客諸侯所以示民

親仁善鄰

臨川王氏曰馭以親親則民莫遺其親馭以敬故則民莫慢其故馭以進賢則民知徳之不可不務馭以使能則民知能之不可不勉馭以保庸則民知功實之不可害馭以尊貴則民知爵命之不可陵馭以達吏則民知壅蔽之不可為馭以禮賓則民知交際之當以禮○又曰統言舉此而彼從焉○劉氏曰常棣之詩親親也伐木敬故也南山有臺進賢也采薇使

能也彤弓保庸也湛露尊貴也棫樸達吏也鹿鳴禮
賓也○節卿鄭氏曰八柄八統太宰必以詔王何也
蓋聖人之道有經有權經者法之常而權者法之變
太宰守其常故其待百官萬民有一定之法人主用
其權故其疾速進退皆在我而百官萬民不得執法
以要其君雖然權固人主之所得用也而必待大宰
之詔此亦慮其所終而稽其所弊矣○盱江何氏曰
統猶綱也梁氏曰馭羣臣者執其權故曰柄馭萬民

者舉其綱故曰統○仲興郝氏曰柄尚嚴統尚寬嚴以繩其臣寬以調其民操縱之要也○愚按人臣各敬乃職以報其上也自君之禮臣倡也是故先王敬天則不可不敬其佐我以事天者先王敬百姓則不可不敬其佐我以養百姓者不然君失禮於臣臣必荒其事天牧民之職然則不敬其臣是不敬天與百姓者也不敬天則天厭之不敬百姓則百姓仇之矣八統自敬故已下先王敬體其臣者備至而郝氏以

為嚴以繩臣寛以調民其猶後世文法之習也歟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

或曰掌山曰虞水曰衡

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

或曰化絲為帛化枲為布

八曰臣妾聚斂疏財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註任

猶傳也

疏傳猶立也使民之業得立也

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轉移爲人職事若今傭賃也玄謂三農原隰及平地九穀無秫大麥而有粱苽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虞衡掌山澤之官主山澤之民者

疏既云虞衡掌山澤之官復云山澤之民者欲見虞

衡是官非出稅之人以山澤之民無名號故借虞衡之官以表其民山澤曰虞川林曰衡則衡不掌山澤而云虞衡作山澤者欲互舉以見山澤兼有川林之材也

澤無水曰藪牧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嬪婦人之美稱也

潛溪鄧氏曰嬪有夫者婦有姑者絲繭已繅者枲麻未緝者

臣妾男女貧賤之稱疏材草木根實可食者爾雅云疏不熟曰饉

劉氏曰九職者任天下之民以九事也頒其職之事則大司徒掌之任其民而徵其財賦則閭師掌之太宰之所掌者域萬民用九職以為業則溥天之下率土之濵無吏風以亂華者無左道以惑衆者無游手以失職者莫不安於鄉閭繇於禮義而用中於五品者焉太宰所以皇建其極於天下其是之謂乎

明道程氏曰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居十八九故衣食易足而民無所困後世游民多矣觀其窮促辛苦孤貧疾病變作詐巧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何若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何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宜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東萊呂氏曰民事固不可緩而鳥獸草木亦豈可謂物之至微而不之邺乎聖人為天地萬物之主見天地閒有一物不得其所則聖

人亦為之不安而以為其職之不盡故堯典自厥民析而繼之以鳥獸孳尾舜典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以此見聖人參天地贊化育無一念之忘物也後世人主但曰强兵富國乃其職耳民且不恤何有於物讀周禮者須知聖人天涵地育廣大氣象○鄧卿鄭氏曰先王與民為生後世則民自為生至於今民無以為生矣夫與民為生吾不敢望後世而聽民之自為生獨不可乎不聽其自為生而至於無以為生民

病則極矣而暴君汙吏又從而朘削之日夜疾視其民而斂之若讐不至於貧䘮潰散不止則無以為生之民於是有輕用其生者矣嘗觀周之先王所以與民為生非一事也井九百畝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使相養相生如是足矣為之比閭族黨州鄉為之鄰里酇鄙縣遂為之溝洫澮川畛塗道路以安其生為之禱祠醫藥賙救補助以衛其生如是又足矣而猶以為未也謂王畿之内皆齊民而未有特富者生

生之具雖以粗給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而取於常數之外於是九職之任頒焉雖臣妾閒民皆不敢遺當是時也豈復有農者一而食者六工者一而用者六賈者一而資者六乎民於是樂其上之愛已而忘其勤相與出賦稅以供上稅以足食賦以足軍國之用而先王猶不敢泰然享之斗粟尺帛則有司存鈎考會計猶恐其用之妄間有水旱不登則焦然凜然捐租出粟欲減膳而不御樂矣夫其與之也甚厚

取之也甚薄而用之也甚嗇如此自井田壞而貧富不均上之人猶不能制民之常產況敢望其九職之任而民始自為生有父子兄弟夫婦之聚而無衣食生養之資窮居蹙處不自聊賴去而為工技散而為商賈不得已而為傭保而民之為生益勞迫之以水旱役之以軍旅困苦之以疾病死喪而民始無以為生矣不反其本方更圖易令以求豐財上之公卿大夫下之百司庶府中外之學士大夫日夜講求理財

之策民何以足而國何以堪耶先王之事吾誠不敢以望後世矣無已則聽民之自為生乎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註鄭司農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幣餘百工之餘玄謂賦口率出泉也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

十有五皆征之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算矣

唐氏曰先儒謂萬民有九職之貢又有九賦以口率出泉先王取民以什一貢與賦不幾二乎古之賦民各因其所有豈以口率出泉如後世乎先儒見太府既言九賦又言萬民諸侯之貢以九職既貢其物不得

不以九賦爲口率出泉又見司會致邦國之財用令田野之財賦令民職之財用亦析爲三益信其說曾未深攷之耳太府言九賦以頒財言之非既使之貢又賦之也閭師任民止於國中四郊而甸縣稍都不與焉縣師徵野之賦貢而國中四郊不與焉載師任地又有在鄉遂井牧之外者故司會互見以相備於九功言民職於九賦言田野云爾關市山澤邦中之賦皆在九賦豈田野所該而甸稍縣都豈無民職之

財用九賦出於九職九職輸為九賦豈有賦而復責之貢哉故於九職言任萬民於九賦言斂財賄於九式言均節財用大宰之職較然明矣○節卿鄭氏曰畿外有貢畿内有賦有税有征斂之目其别如何曰公田以為税私田以出賦征斂則賦税之總名家征力征則以一家餘夫之力言之夫征地征則以一夫私田之賦言之若畿外諸侯則食公田之税以為禄幹私田之賦以為貢耳學者於貢賦税之説何其紛

紛也愚請畧公田之稅而姑論畿內之賦次及於畿外之貢然後紛紛之說可以盡折而一之人徒見夫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則以民賦為止於兵車以九賦為諸臣祿田之賦非也稅雖一而賦則有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也甸出長轂一乘此車賦也一曰邦中二曰四郊以下此九等之賦也時方有事則農出一兵甸出一車事已則兵還於農車還於甸雖名為賦其實則使民自衛也有足軍之用而未有

足國之用也國之大用有祭祀有賓客有喪荒羞服有工事幣帛芻秣匪頒好用不調之民將誰責而供之於是始即百畒之私以制九等之賦勸九職之任以代九賦之出攷之周禮國中四郊之賦閭師征之野之貢賦縣師征之委人征薪芻木材獸人廛人收毛皮筋角角人羽人斂齒革羽翮丱人收金玉錫石澤虞取國澤材物掌葛掌染草征絺綌其始也以九穀為主其終也以九職之物充賦其始也以五等分

輕重其終也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究觀一書其所以孜孜於田賦者蓋以其未始立法也若公田什一之稅周禮曷常一言之豈惟公田大宰九等之賦不言軍旅亦以一兵一車之出自有定制耳達之王畿之外則有異名而無異法諸侯食其稅於國則稅之名變而為祿納其賦於王則賦之名變而為貢始於太宰之致其用中於司馬之制其賦終於小行人之令其獻攷之職方氏自楊之金錫荊之丹銀以至并之

布帛此皆取貢以充賦也又考之大行人自侯服之祀物甸服之嬪物以至要服之貨物此蠻服而為貢者也其委曲纖悉與畿内無不相應者嘗以禹貢之書攷之然後周禮貢賦税之别源流會通益無可疑者夫冀州在王畿之内堯之所都也厥賦惟上上厥田惟中中是公田之税雖其等在五而私田之賦析以他物則其等實在一也此即大宰之九賦八州在王畿之外諸侯國也田賦之下於是始立為貢篚之

制焉有金木鉛石之貢有漆絲羽茅之貢有球琳琅玕銀鏤砮磬之貢即大宰之九貢也然禹貢與周禮少異者周禮畿内之賦通可以言貢而禹貢則專指以為賦禹貢畿内之賦專以米粟之屬而周禮則雜以他物代之此特其微異者耳不害其為同也周衰王制不明貢税賦之法不復存成王周公之制魯之宣公初税畝是以公田之外復履私田之畝行什一之税雖然賦則尚無恙也至於成公之作丘甲則每

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哀公之用田賦則受田百畝而出賦二十畝私田之賦非復載師之舊至於邦國之貢益悖謬而無統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諸侯既不致貢於天子子産言鄭伯之男而使從公侯之貢是晉人責貢於諸侯者又難給焉此豈惟非周家之舊法哉虞夏貢賦之法自三代以來所謂相承而不廢者至春秋而埽地矣嗚呼讀周禮見周之所以盛讀春秋見周之所以衰○貴與

馬氏曰按自秦廢井田之制隳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於是始舍地而税人征賦二十倍於古漢高祖始輕田租十五而税一其後遂至三十而税一皆是度田而税之然漢時亦有税人之法按高祖四年初為算賦民十五已上至六十五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七歲至十五出口賦人錢二十比每歲所出也然至文帝時即令丁男三歲而二事賦四十則是算賦減其二之一且三歲方徵一次則成丁者一

歲所賦不過十三錢有竒其賦甚輕至昭宣帝以後又時有減免葢漢時官未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富強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置錐之地故田稅隨占田多寡為之厚薄而人稅則無分貧富然所稅每歲不過十三錢有竒耳至魏武初平袁紹乃令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戶輸絹二匹綿二斤則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為絹三匹綿三斤其賦益重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各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非鑿空而

稅之宜其重於漢也自是相承戶稅皆重然至元魏
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
同史文簡畧不能詳知然大槩計畝而稅之令少計
戶而稅之令多然其時戶戶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
稅只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為租庸
調田則出粟稻為租身與戶則出絹布綾綿諸物為
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為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
之法而所謂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

中葉以後法制隳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貿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征之令其與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賦可乎又況遭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豈堪按以為額蓋當大亂之後人口死徙虛耗豈復承平之舊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視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乃救弊之良法也陸宣公與齊抗所言固為

切當然必欲復租庸調之法必先復口分世業均天下之田使貧富等而後可若不能均田則兩稅乃不可易之法矣蓋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

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明齋王氏曰口率出泉商賈取税斥賣官物有息皆漢已後事用以觧九賦謬甚葢自邦中四郊甸削縣都皆田賦也關市有廛布山農澤農有十一之貢此皆正賦惟夫幣餘者乃九式之用所餘其詳見於職幣古人節用故用於上而有幣餘後世横征故取於下而有羨餘名相似而實不同也○按集說王氏云幣餘職幣所謂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

者之餘財是也餘財邦物而謂之賦者既已給之又振之以歸於國故亦云賦也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註式謂用財之節度羞飲食之物也工作器物者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芻秣養牛馬禾穀也匪頒王所分賜羣臣也好用燕好所賜予

疏祭祀之式若大祭次祭用大牢小祭用特牲之類賔客若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五積之類喪若諸侯諸臣之喪含禭賵奠賻賵之類荒凶年有所施與也羞謂王之膳羞工事謂百工作器物○雜説九式均節財用正太宰格心之業大臣之事也○劉氏曰成周非無財用也而必均節之者有二義焉緜其均節而財用有餘則國有凶荒之變九者之大禮不資於下而自足者聖人所以仁其民也緜其均節以立制

度則繼世之主不敢踰之不敢廢之而公侯伯子男因之而隆殺有差則天下知所以節用而愛民也聖人所以制為九式者如此○周禮菁華云夫惟財用共於有司而式法行於太宰是以人主不敢違式法而過取百官有司亦不敢違式法而過共宰夫以式法掌祭祀酒人以式法授酒材掌皮以式法頒皮革委人以式法共薪蒸木材職幣以式法斂幣餘職歲以式法贊逆會大府以式法頒貨賄人主之私心以

式法而碍則侈心以式法而銷國用不屈民力不匱而王府之財用始沛然有餘正論道經邦之地造原立本於此而無蠱壞之也大抵太宰之所謂理財惟急於理其出而已葢財多則下之用者易失於滲漏上之取者每患於過差九式之法不過以撙節人主亦以隄防百官有司之失物辟名者也式法不行而上下始交征利矣○龜山楊氏曰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其取之有道用之有節而各

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民而後以九賦斂之九賦之入各有所待不相侵紊而太宰又以九式節之下至匧秝工事匪頒好用之微咸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踰也歳終制國用則量入以為出此之謂制度有不如式則太宰得以均節之所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雖曰不會而實無待於會也世儒以為至尊不可以法數制之非正論矣○貴與馬氏曰按

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攷之史傳則未見其有以為富國之術也蓋周之時酒有榷鹽池鹽井有禁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而並罷之夫酒榷鹽鐵市征乃後世以為關於邦財之大者而隋一無所取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疋者減為二文役丁十二番者減為三十日則行蘇威之言也繼而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以宇内無事益寛徭賦百姓年五十

者輸庸停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則其於賦稅復闊畧如此然文帝受禪之初即營新都徙居之既而平陳又繼而討江南嶺表之反側者則此十餘年間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於賞賜有功並無所愛平陳凱旋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於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則又未嘗嗇於用財也夫既非苛賦斂以取財且時有征役以靡財而賞賜復不吝財

則宜用度之空匱也而何以殷富若此史求其説而不可得則以為帝躬履儉約六宫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有司嘗以布袋貯乾薑以韥袋進香皆以為費用大加譴責嗚呼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者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談也漢隋二文帝皆以躬履朴儉富其國漢文師黄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聖

賢如此後之謬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茍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黨遂倡爲豐亨豫大唯王不會之説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至其富國强兵之效則不逮隋遠甚豈不謬哉○雜說太宰九式不見朝覲會同軍旅田役之式小宰掌會同祭祀賓客朝覲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葢嘗攷之朝覲會同所用不過牢禮委積膳獻等此自有賓客之式軍旅田役所用亦不過工事幣帛芻秣匪頒而已大

宰既有工事之式則如司弓矢司甲繕人稾人弓人矢人廬人車人所當給者皆有法式既有幣帛之式則外府所謂共其財用之幣齎亦有法式既有芻秣之式則委人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亦有法式既有匪頒之式則司勲賞地之政令等亦有法式是九式雖不及之而實不外於九式矣夫軍旅之所最急者惟糧食爾周官理財治兵之事極其詳悉豈有軍旅之重而反闕畧耶蓋成周之世以井田制軍賦

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人人自備官府不與知焉而官府中惟廩人治其糧食倉人共道路之穀積飲食之具遺人凡師旅掌道路之委積凡此皆以待官府中供軍用者故小宰令之是以大宰之九式九賦不及乎此而小宰之七事未嘗不及之意者軍國之事各有司存異乎後世人主之以甲兵錢穀而問及於廟堂者矣○葉氏時曰九賦之後即繼以九式未見其理財先見其節財則是周公之節財乃所以理財

也其云均節何也均者欲其多寡豐殺之得其中也均節者人情之所安苦節者人情之所厭安則久厭則易窮然則以均為節其又聖人所以節財之道歟○莊渠魏氏曰均節也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總計國賦歲入若干國費歲出若干四分為率量用其三而存其一三十年則有十年之積國不幸多故不待加賦以病民民不幸有水旱之災吾又得以蠲賦所以養王仁心助成恭儉之徳而禁奢侈於未萌也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註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器貢宗廟之器服貢祭服斿貢羽毛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為摯肅慎氏貢楛矢之屬是也玄謂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幣貢玉馬皮帛也材貢櫄榦栝柏篠簜也貨貢金玉龜貝也服貢絺紵也斿貢燕好珠璣琅玕也物貢雜物魚鹽橘柚

疏此謂諸侯邦國歲之常貢小行人云令春入貢是也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彼謂因朝而貢與此別但諸侯國內得民稅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者市取當國所出美物禹貢所云厥篚厥貢之類是已○又云大行人因朝而貢得有成器成服此歲之常貢不得有成器成服旂據人燕好不得據物上生稱九州之外世一見無此歲之常貢之法故四貢後鄭俱不從先鄭○王氏曰先王生財有道取材有義用財有禮九

職所以生財也九賦所以取財也九式所以用財也夫有道以生之有義以取之有禮以用之然後有以服天下則諸侯之君莫敢不來享而邦國之用可得而致矣此九貢所以次九賦九式之後也○龜山楊氏曰致者使其自至也若天王求車求金則非自致也○陳氏曰采邑有賦而無貢邦國有貢而無賦凡賦有甸稍縣都而九貢云致邦國之用是也禹貢八州有貢惟冀州無貢以畿內王之所食特斂其賦而

已非所謂貢也○王氏曰畿内以上取下而名賦表公上均節之制邦國以下奉上而名貢著臣子忠順之節○三山林氏曰先王制貢因其地之所宜而為政之序亦以遠近詳畧為差傳曰上以共祭祀之物使侯服貢之則上先下後之意内以共嬪婦之物使甸服貢之則内先外後之意傳曰先王之制貢則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凡以此道也○東萊吕氏曰禹之作貢任土而已非土所出不以責民故青兖同一方

也漆枲絺之所出而不責之青雍梁同域也琳琅雍之所出則不責之梁曰齒革曰羽毛惟金荆有之揚亦有之故兩州同貢曰纖縞曰纖纊徐出之豫亦出之故二篚並共當時之制其便有如此至周官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立爲定制不以九州所出論以與禹貢異今以閭師考之則任圃以植草木任工以材事貢器物貨賄之貢任商以市事也布帛之貢任嬪以女事也則知大宰所説特其名閭師所掌則其

實以土宜而貢其物與禹貢何異哉○雜說言致邦國之用者非用物不貢則珍禽異獸不育於國所謂不貴異物賤用物也○潛溪鄧氏曰九職之先賦也明賦之所自出民職之外無賦也九式之先貢也明貢之所自入式用之外無貢也其式之次賦貢之次式也明國無侈用無靡費而賦貢盡之於式也宰制國用其必由此矣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

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註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綴也

仲輿郝氏曰民有耦則不散民與君繫則耦散則獨桀紂之為獨夫也無以為兩也

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

疏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伯則長選賢侯為之各

有分地○王氏曰先王於千里之外建五等諸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牧九州之牧不特有其祿而又有其地故以地得民獨言牧者舉尊以見卑也

長諸侯也一邦之貴民所仰也

王氏曰都鄙之長祿而不世不得有其地故曰以貴得民

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

雜說師儒若孔孟無地與貴而民歸之者以道德可為師表也

宗繼別為大宗收族者

疏禮記大傳云繼別為大宗對繼禰為小宗又曰敬宗故收族族食族燕所以收族也民即族人○雜說曰先王綴民以族所以一天下後世徒敝於其害而

莫見其利遂使先王良法美意不可復用如商之七族實封康叔懐姓九宗實封唐叔必曰世宗大族有害於國則豈成王不仁於二叔哉是以強宗大族禮義足以齊其家好尚足以帥其俗正有國者之所以為治也不幸魯之桓齊之田并國逐君遂以大家為不可容漢高帝都關中徙齊諸田楚昭屈武帝以六條詔察首以強宗為言陵夷至於不可復振元魏分析蔭戶而先王以族得民之意散而不可復收矣〇

横渠張氏曰管攝天下之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世族與宗法宗法立則人皆知統繫來處而忠義立國家之本豈得不固○東萊吕氏曰公劉詩曰君之宗之公劉之為君久矣於此始曰君之宗之者言公劉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其相維蓋如此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春秋之末晉執蠻子以畀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當典刑廢壞垂盡之時暫為詐誘

之計猶必立宗前此可知○李氏曰繼別為大宗收族者也大宗者其先祖之負荷族人之紀綱乎大傳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祖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及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別子之適子世世繼別子為大宗百世不遷族人五世外者皆為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故

大宗有族食族燕之禮所以收族也夫五服者人道之大治也然而上盡於高祖則遠者忘之矣旁盡於三從則疏者忘之矣故立大宗以承其祖族人五世外皆合之宗子之家序以昭穆則是始祖常祀而同姓常親也始祖常祀非孝乎同姓常親非睦乎重宗者尊祖之義也

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絶民税薄利之玄謂利讀如工思利民之利謂以政教利之

疏主謂大夫宣君政教以利得民民則采邑之民也
○又曰税法以什一為常不得云采地獨薄故康成
不從司農也○臨川王氏曰主有家者其臣隸之所
主

吏小吏在鄉邑者

雜說吏百官府之吏其善政足以得民

友謂同井相合耦耡作者

王氏曰相尊相任之謂友學校之友相任以道則以

道而相得鄉田之友相任以事則以事而相得○雜說師儒友三者皆有得民之端故王者使之尊師貴儒而友賢三者皆得其義則王事成

藪亦有虞掌其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民守其材物以時入於王府頒其餘於萬民富謂藪中材物

疏地官澤虞職云每大澤大藪中士二人是藪有虞也○劉氏曰主其藪澤與民共利○雜說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臨川王氏

曰自牧至數皆有所兩則民心繫屬而不散故多寡死生出入往來皆可得而治矣及後世九兩廢人得自恣莫相統一而不知所以繫之故宣王料民於太原而仲山甫非之也當是時上欲知民數而不可得尚安能得其情而制之乎民既散矣則放僻邪侈無不為也○節卿鄭氏曰牧長主吏各繫其民而聽其兩似亦可以相維於不敗假令他日有懷詐怵邪之諸侯傾側擾攘之士出於其間則逆節之萌禍心之

包藏將何以制之先王於是有師儒朋友宗族豪富之兩以參互於其間而後邦國之大勢始磐固綿密不可復動秦漢以來牧長主吏之閒如番令吳芮南海尉佗才得江湖濱海之心遂起而王其地魏其武安以招致賓客之勢傾動天下吳王濞擅山海之利賦不及民拊循招納而山東七國之變起矣士不致論後世之變而能見大宰九兩繫民之説則孰知先王防患之意若是其深哉○莊渠魏氏曰自九兩而

上多掌於五官而太宰復掌之何也曰太宰以天下之事分任之五官常倡率以起事故其綱皆繫於太宰事有偏廢不舉者太宰提其綱而目隨矣秦漢丞相雖統九卿而職業不相關諉曰自有主者庶事所以多隳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註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

書而縣於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皆所以重治灋新王事也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鄭司農云象魏闕也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

疏知乃縣是正歲建寅之月者小宰所以佐大宰彼云正歲縣之與此乃縣為一事故知正歲縣也○王氏曰正月之吉歲之序起於此事之行始於此先王以道制法以法治事將神而化之與民宜之故於歲

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於是詔

制所當改易以興利除害即堯典所謂平在朔易也

調改於歳之方終始和於正月之吉與時偕行之意

也和者可否相濟之謂○官制漢武帝時律令凡三

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

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几閣典者

不能徧覩是以郡國承用者駮或罪同而論異嗟乎

如是又何以責民之不犯乎且不特此腹誹心謗反

昏微笑漢世往往置於理此何等法哉愚夫細民何以及知上之禁憲望之如天莫測其意向之所在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上設法令以待天下固將使民易避而難犯而深藏於理官法家民一不與知焉豈同民出治之意乎成周治典之設既布之於邦國都鄙又垂之於象魏徇以木鐸無不聞也斂以挾日無不見也上之意達乎下而下之意協乎上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一道德以同風俗其源流

蓋如此○明齋王氏曰周公制禮述為一代大典後賢後王率由舊章而已而六官於正月之始皆曰和布何也立人之道生生不息事變無窮治道與之推移宰相佐王御天豈拘拘守其繩墨之謂哉故必有協和之方而後可以守之無弊也是故舜禹以聖紹聖尚有作新之政成王名為守成而周家一代典章皆其所立後世不知此意凡於先君已行之事時移勢改有所廢缺則不敢少有損益曰變亂成法也其

小人陰壞默損則更不能問故必至於大壞極弊然後英雄之君相起而振飭之此不善守成者也周公之旨深哉○按臨川王氏以為三代各有正月周以建子月為正夏以建寅月為正周亦兼用夏時以夏之正月為正歲而柯氏葉氏則又以正歲蓋指建子之月而正月則夏正月也愚按豳風之詩凡言月指夏正凡言日指周正則紀月似與柯氏葉氏合然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氷則正歲又似指夏正月

矣俱存以備參

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註乃者更申勅之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所謂八命作牧者

疏按大宗伯職云七命賜國八命作牧故云加命也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啟監厥亂為民小傳曰牧謂牧民之君監者其冢嗣也春秋傳曰君行則守守曰監國諸侯故立其監也所謂牧以地得

民者也長都鄙之君所謂長以貴得民者也不世故不曰立其監○雜說先王命諸侯以國凡其官屬皆自辟置然彼亦不敢自專故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如齊有天子之二守國高是已夫必自天子命之者非使之伺察諸侯也示以不敢專之意耳自秦人置郡監魏晉而下有典籤專以束制諸侯王爲事五代時亦置監郡殊失古人之意矣

參謂卿三人

疏左氏傳杜泄云吾子為司徒夫子為司馬孟氏為司空則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也

伍謂大夫五人

疏司徒司空各二大夫司馬事省闕一大夫故五人般衆也謂衆士也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輔府史庶人在官者

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註長謂公卿大夫王子弟食采邑者兩謂兩卿不言

三卿者不足於諸侯

疏按典命云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按大宗伯云六命賜官則大夫四命不合立官鄭并言大夫者以大夫雖立官不與公卿同亦得稱長其實大夫不合有兩卿五大夫當與諸侯之卿同官事當相兼也親王子弟食邑與三公同在五百里疆地各百里其次疏者在四百里縣地各五十里與六卿同皆得兩卿五大夫之等其次更疏者在三百里稍地各

食二十五里與大夫同不得立兩卿五大夫亦職相無也不足於諸侯者以畿外諸侯南面爲尊故得申而立三卿天子三公六卿雖尊以其在天子之下故屈而立兩卿也

乃施灋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註正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貳謂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也攷成也佐成事者謂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司空亡未聞其

改

仲輿郝氏曰前言以六典治邦國八則治都鄙八灋治官府此言施行也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註成八成禮賓禮也

雜說大臣之事惟講典灋之所由出如臯陶言典禮同寅協恭之意然後散其條目付之有司故凡治以

典瀍待之大臣都無事清心論道格君心而已○潛溪鄧氏曰諸言待謂瀍具於此待事至而應之○愚按天子治吏不治民萬民雖衆有八成以治官而萬民治矣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註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辭之畧也具所當共脩埽除糞洒

疏按下曲禮云大饗不問卜鄭云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此云卜日則祀五帝不合有明堂鄭云及明堂者廣解祀五帝之處耳○家語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為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皥配木炎帝配火黄帝

配土少皥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皥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句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此則五行之主而不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皥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皥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

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龔工氏之子曰句龍為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為官職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句龍兼食於社而棄為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皥以降逮於顓頊其應五行而

王數非徒五而配帝是其徳不可以多也○楊氏曰按鄭
氏註掌次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云此所謂
四時迎氣月令四立之祭是矣及註大宰祀五帝大司樂
小司寇禋祀五帝亦當與掌次同註又兼云總享明堂何
耶夫總享五帝於明堂漢禮則有之非周禮也漢襲秦禮
郊祀及明堂皆祀五時之帝周禮安有此哉鄭註蓋
約漢禮以言周禮耳我將之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
牛維天其佑之又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於時保之

我將之詩言天者再天即帝也帝即天也觀我將之詩則知周人明堂祀天非總享五帝明矣○陳氏禮書曰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黄鍾大吕之樂夏正以祀感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日至

禮天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太微之帝也分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帝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嘗攷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則是以五帝為五人帝則非古者祀五帝必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而謂五帝即五人帝則五人帝以前其無司四時者乎○程子曰自司服言祀昊天上帝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鄭玄之徒遂有六天之說正如今人說六子乾坤之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

朕只是一體耳學者大惑也○朱子語錄曰問而今郊祀也都祀許多帝曰周禮說上帝是總說帝說五帝是五方帝說昊天上帝只是說天鄭氏以昊天上帝為北極看得不是恁地北極星只是言天之象且如太微是帝之庭紫微是帝之居紫微便有太子后妃許多星帝庭便有宰相執法許多星又有天市亦有帝座處便有權衡秤斗星又問今郊祀也祀太一曰而今都重了漢時太一便是帝而今添了帝多都

成十帝如一國三公尚不可況天而有十帝○楊氏曰夫有天地則有五行四時有五行四時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易所謂帝出乎震之類是也蓋天猶性也帝猶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也○貴與馬氏曰王者祭天而以祖配之古今之通義祀典之首也秦襄祠少皡白帝沿及子孫并青帝黄帝赤帝祠之漢高復立黒帝祠以為事天之事畢矣賈生賢而知禮親承宣室之問亦不能引經援古定郊社明堂祀天

配祖之儀昊天上帝反不得比所謂太乙五帝者得享郊祀之祭高祖創業之主亦終西都之世不得享配天之祀豈不謬哉至成帝時匡衡請徙甘泉祠於長安定南北郊然後祀禮稍正然終不能盡復三代以來郊祀明堂嚴祖配天之禮而哀平之間怵於禍福南北郊與甘泉五畤互為罷復卒無定制迨世祖中興建武郊天即採用元始故事而不復襲漢初之迹○又馬氏五帝祀辨云按五帝之祀見於周禮五

帝之義見於家語其說本正大也自秦漢間廢祀天之禮而以所謂郊祀者祀於五時名曰五帝康成觧經習聞秦漢之事遂於經所言郊祀多指為祀五帝且據緯書為之名字東曰靈威仰南曰赤熛怒西曰白招拒北曰叶光紀中曰含樞紐於是王子雍諸儒引經傳以排之而謂五帝者太皞以下五人帝也先儒楊復齋則謂果以五人帝為五帝則五人帝之前其無司四時者乎鄭則失矣王亦未為得也其說善

矣然楊氏之釋五帝則以為如毛公所謂元氣昊大謂之昊天遠視蒼蒼謂之蒼天程子所謂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之類則五帝乃天之别名而原未嘗有所謂五帝之神也愚謂若以為天之别名而已則何必拘以五又何必於祀上帝之外别立祀五帝之禮乎蓋五帝者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嶽為五方之鎮而在地也五帝不出於天之外而謂五帝即昊天則不可五嶽不出於地之外而謂五嶽即后土

亦不可今疑緯書靈威仰等而謂五帝之本無且謂家語非聖言亦過矣如日月星宿風伯雨師皆天神之見於祀典者經傳所言昭昭也而道家者流則以為各有名稱其不經甚於緯書儒者所不道也然因是而疑日月諸神之本無可乎○陳氏曰戒者敕其事誓者告以言大司寇戒之日涖誓百官士師五戒而誓居其一則戒之中有誓而誓則明其戒而已掌之以太宰重其事也協之以太史正其禮也涖之以

司寇肅其職也

前期十日帥職事而卜日遂戒註前期前所諏之日也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

疏按祭統云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故云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

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王㡀爵之事註執事初為祭事前祭日之夕滌濯謂溉祭器

及甑甗之屬

疏按少牢饔人溉鼎匕俎廩人溉甑甗司宮溉豆籩

及匀爵

納亨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之

疏祭天無祼故先迎牲若宗廟之祭既祼而後迎牲也

日旦明也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爵所

以獻齊酒不用玉爵尚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

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註大神

示謂天地玉几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宗廟獻用玉

爵

疏亦如之下别言贊玉几玉爵則天地不用玉几玉

爵也享先王不言大者欲見宗廟六享同然

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註助王受此四者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會同或於春朝或於秋覲舉春

秋則冬夏可知玉幣諸侯享幣也其合亦如小行人所
合六幣云玉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玉几王所依
也立而設几優尊者玉爵王禮諸侯之酢爵王朝諸侯
立依前南面其禮之於阼階上
疏大行人云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
祼不酢此祼時大宗伯攝祼非冢宰所贊但諸侯酢
王用玉爵則冢宰贊王受之○王氏曰玉所以昭其
文也朝覲會同或言大或不言者各因其時而稱之

蓋五服咸朝之歲朝者衆故謂之大

大喪贊贈玉含玉註助王爲之也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含玉死者口實天子以玉

疏助王助嗣王也贈謂既窆入壙也含玉按士喪禮用貝三鄭注左右顚及中央象齒堅王含用玉義亦然也又檀弓云飯用米貝不忍虛也故云口實○王氏曰含禮行於始死之時贈禮行於既窆之後

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註助王爲教令春秋傳曰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疏祭祀上已言之此大事唯戎事也○明齋王氏曰戎事之戒必以王命者有三義焉其一君德以剛為善故欲其當萬衆之中布昭聖武其二治安則玩兵故欲後王身親師旅之事三則大宰於治無所不統不可復專兵事之戒大司馬統兵於外其權特重軍容不可入國故亦不專其戒皆防微杜漸之意也

王眡治朝則贊聽治註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

王視之則助王平斷

疏王有三朝外朝是斷疑獄之朝內朝在路寢圖宗人嘉事二者並於事簡非正朝治朝聽治之朝在路門外司士所掌者也

䟽四方之聽朝亦如之註謂王巡守在外時

王氏曰四方之聽朝無常所王巡守四方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所謂聽朝也視朝於內聽朝於外皆有以贊其事則治外無異於內治遠無異於近矣

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註大事決於王小事冢宰專平

疏重出冢宰之名者據百官總焉故特云冢宰也

臨川王氏曰上文以禮待賓客之治此又云待四方賓客之小治者賓客之治有詔王者八統所謂禮賓是也若其小治則冢宰專之○莊渠魏氏曰王恭巳南面大治與宰臣平章一人之體也大治與聞助王所不及小治不以煩王百揆之體也上奉王命次請

於冢宰衆務各以其職自治之庶僚之體也故曰主好要百事詳主好詳百事荒○潛溪鄧氏曰宰旨大治曰小治對王言之耳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註正正處也會大計也

會古外反要會會計之會故此餘當以意求之 其氏曰謂各明正所治之事為文書以待攷會計簿也

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註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

白王

疏有功者置之進其爵有罪者廢之退其爵也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註事久則聽之大無功不徒廢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賞之鄭司農云三載

考績

鶴山魏氏曰誅止責讓字從言六經皆然自秦漢來始以誅訓殺因舉陵陽三禮辨云歲終廢置各因其事而舉措之也三歲誅賞大計其凡而升黜之也舜

之瀆三載考績九載而後陟黜加焉侍岳牧九官之瀆也羣吏恐不容候之如此其久鄭師仲既引攷績爲比而說者又以爲虞周事瀆詳畧繁簡不同又誤矣○雜說成周時冢宰既受百官府之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矣而司徒則又自考其屬正其要會而致事司寇又命其屬入會而致事下至宮正則會其行事内宰則稽其功緒以自考其職之所統雖醫師之微亦於歲終而

稽其醫事此各考於其屬也上下遞察而冢宰實提其大綱至於會計之繁則又專設司會一職以察之司會之職曰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嵗會攷嵗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此可見成周之時各考於一職之長而後攷於一官之長攷於一官之長始盡攷於司會而後達於冢宰歟○蔡氏曰夫積日為月積月為時積時成嵗天之道也周之設官三百六十

說者謂其象天一歲之數意或然也是以月要時攷歲會皆非泛然無所參稽也宰夫司會既巳攷之矣而數其功過則有御史治其廢置則有冢宰而王又親數其功過焉總之有屬而會之有聯倡之有本而董之有序其攷職者非特其大臣也而微臣亦憂國焉其畏瀆者非特其邇臣也而遠臣亦加厲焉故僕夫況瘁言賤者之致憂也田畯至喜言微者之致誠也是豈無其故而然哉亦以誅賞之瀆素明而八柄之

所掌者有常制也○王氏曰書曰三載攷績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之灋則歲終廢置三歲誅賞之何也蓋先王之治因時而已堯舜之時其灋畧其事簡故至於三載攷績九載然後黜陟幽明當周之時其灋詳其事繁故歲終則廢置三歲則誅賞亦各趨時而已○雜說三年大閱三年大比三年大計羣吏只每年更互一件○明齋王氏曰蓋興起事功出納財用士大夫不能一一親之皆出於羣吏之手而其所以用

乎羣吏者則士大夫也周公之灋攷會詳於羣吏則小臣務勤其職掌明其出入而不敢為姦欺大臣不親細務而得以清心化理誅賞止於長官則百揆不侵各官府之權使得精於用舍大臣務以求賢為急而必明於其官也若羣吏之廢置誅賞皆各屬官長自專之觀鄉師歲終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乃各司之著例也後世天下之官皆考選於吏部豈為長官者不能知其

屬吏而為吏部者獨能計其各屬各部之官皆不可
信而獨吏部為可信耶是所謂㑹也○莊渠魏氏曰
周禮大宰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
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漢
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丞
相御史得雜攷郡國之計書天子則受丞相之要元
帝時京房奏考功課吏法時公卿會議皆以房言煩
碎部刺史奏事京師復以為不可行魏劉邵作都官

考課之法七十餘條其文至密杜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文具無益晉武帝詔杜預為黜陟之課預上言末世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之弊請去密就簡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唐法考功以四善二十七最敘為九等國朝銓選之法既屬之文選故天下之官其考課皆綜於考功昔蘇洵言於宋曰自設官以來皆有考課之法周制既亡其法廢絕自後終莫能行之則益以紛亂而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

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於九等之中此宜其類例錯謬而不若無之為便也臣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刺舉必如人人而課於朝廷則其長又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為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繆斯言可謂知要矣今誠能使天下之官各課於其所屬之長縣之屬

令自課之而聚於郡郡之屬守自課之而聚於州州之屬牧自課之其上佐則聚於朝雖郡之屬其選重九載亦聚於朝內而六卿各課其所屬而聚於考功則上下之所課者皆不過數人足以求得其寔蘇洵所謂用力寡而成功多法無便於此者也○陳氏集說云蓋三公之尊下攝冢宰之職冢宰之尊下兼六卿之事天下萬幾無所不統有如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奉供之近習玉府財用之司存宮中使令之

嬖寵凡其布列於王宮之内外而迫近於人主之左右者一舉而盡屬之冢宰焉夫是以羣士大夫之職業有所統而不敢自恣人主之心術有所礙而不敢自私紀綱不散名分不易爵禄不輕而左右前後之人侍御僕從之事宴安玩狎之際無敢蠱壞人主之心術而侵竊大臣之權柄者體統之正孰大於此悲夫後世之人不識此道也奪大臣之權而授之羣臣散天官之屬而歸之百官出内廷之士大夫而置之

外廷儒者又從而助之曰天子大臣當不屑於細務則又從而削奪之使之擁虛名於百官之上而為大臣者亦拱手清談而不事事矣自漢以來變故備矣上不得以臨其下外不得以制於内人主惟意所欲為而小人惟利是視君臣上下相與快意於瀺度之外而亂萌禍基四面併起而天下已不可為矣故自出納之要職不領於大臣也而宰夫之官遂去為中書尚書之任中書尚書迭用事而霍光之權重恭顯

之事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也而宮正宮伯之官遂去為光祿衛尉之任光祿勲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為省加官遂為司侍中遂為宰夫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也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為少府太常之任比其極也閹內侍騎都尉之爵至及於烹庖樂工醫師之賤至嗚玉而曳組門下大僕之司至又分為殿中省為内諸司使矣以至玉府財用之司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

漢鴻都之賣爵唐瓊林大盈之名庫夫誰得而檢之女寵近習之嬖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房闥有制政之漸妃妾起巫詛之風閹寺擅廢立之權夫誰得而制之嗟夫宿衛非小人也飲膳烹庖酒漿醯醢非微物也埽洒縫染非賤職也而幄帝次舍非細事也大臣制其權則小臣不得專其事天子不得快其私周公深見遠識後世弗念厥紹而横流至是是則可恨也而究論其所自則始於陳平之自棄其權而武帝

習見其事遂舉其權而授之羣臣有司上下相臨之勢自是解散而不可復合矣方文帝以刑獄問陳平不對以為得宰相之體而不知宰相之無權蓋始於此夫錢穀之出入決獄之多寡國家之本而生民之命也宰相不與聞而顧使天子責之廷尉責之内史則凡九卿中二千石之事豈復與聞邪夫天下之事宰相不與聞而歸之天子天子不能察而歸之左右近習之人國欲治可得乎而顧曰上佐天子理陰陽

下遂萬物之宜託此以為宰相職業是亦清談不事事之異名耳自是以後郡國上計得自達於天子天下大柄盡歸尚書武帝又以中大夫侍中視丞相為外朝而内朝之事宰相不得聞矣九卿吏進用事事不決於丞相而外廷之事宰相又不得聞矣吏九百石以上調於尚書而天下之事宰相不得聞矣文墨小技之事一言之合意立取榮寵為天子私人氣燄方張言聽計從而宰相大臣反被屈辱摧折入則横

議於內出則專行於外大臣之無權而小臣之横至此此豈復有紀綱名分也哉其後丙吉相宣帝於中興之日而御史大夫不得亢禮似稍知重大臣之權矣而尚書決事諸將軍猶領之而中書宦者遂乘間而用事至於四曹之置而自宰相而下悉關其中而尚書中書始表裏為姦矣究論至此則天官一屬横流紛錯無復上下之名分外内之統攝其所由來久矣後世如欲復古以為治要當自周官始欲復周官

要當自宰相始則體統正而天下之事可以次而舉矣○明齋王氏曰天官之職甚爲博大驟觀之若散出無紀然有要焉典灋則治天下之道貢賦式制國用之矩八柄八統御百官之權九兩九職保萬民之方此總述均平之事所以運量天下者也冢宰主節制王及后世子而有宫中之政令主統百官以攷其治理財以制國用而有歲終正治受會此一官灋守也自和布懸灋而下則率六十屬以舉天下之治建

其斂而下則總攝天下之官以任天下之職此特春王正月新政也以其宅百揆故賛王聽治而有六敘以肅百僚六計以察百官八成以聽萬民六屬而事之職掌有定規六職而事下六官有定式九職而事下各職有定式此皆每日之事也國之大事七或以百職之首而提其綱或以天官所掌而治其要此則每時所值之事也小宰宰夫其職掌並與冢宰相亞大約尊者博而要卑者少而詳故雖雜而不越大積焉

而不宛者以此嗚呼天無爲作之君以代天君不能自爲立之相以代君求之切擇之審待之隆相視爲一體相須爲一家君之所以付託相之所以負荷皆家事也故宰相事業不過輔王以承天奉嗣王以統承乎先王而已葢主器者天子而相之者天官天子之位雖傳於一家而天子之治則公於四海是故天官之職俾王及后世子靡不由於式灋不必傳賢而天下無不治雖曰家天下而實常得賢也伯益伊尹

周公所世守者後世人君所以求之待之既與古異而人才亦不古若或貪戀權勢肆志妄行或罷軟不勝任推姦避事故天子每每自用相不得有為豈一體相成意哉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註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建明布告之糾察也若今御史中丞

王氏曰小宰掌建邦之宮刑此治內以及外之意大

司寇五刑無宫刑則宫刑獨小宰之所建也政令糾禁所以為刑之先後左右期至於無刑者也嘗觀文王道化之行近至汝墳遠及江漢反而求之始於后妃之本而已記曰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此之謂也○雜説有王宫有后宫内宰治王宫之政令所謂后宫也至云凡宫之糾禁則王宫后宫總隷小宰矣糾以糾其失禁以禁其邪不唯邇臣知所畏而後宫近習亦有所畏此乃

先王治内之道○葉氏曰小宰貳太宰豈無他職而首拳拳於王宫之刑禁王宫豈施刑之地小宰豈掌刑之職耶蓋天子之政令天下之風俗未有不自王宫始侍御僕從一有不正出入起居一有不欽皆足以害治不聞湯制官刑儆於有位者乎三風十愆之戒必及乎宫室之隱微自邦君卿士臣下以及於蒙士凜乎其嚴若喪亡之在朝夕至於臣下不正則曰服墨刑伊尹乃繼之曰嗣王祗厥身念哉蓋官刑雖以

為有位之儆而實有以起君心之敬宮刑雖以為王宮之禁而實有以格君心之非然則宮刑之掌於小宰其修與廢君心敬怠之所由判君德隆替之所由基也歟故知商之官刑則知周之宮刑○潛溪鄧氏曰小宰掌建邦之宮刑治王宮之政令糾禁而太宰無列何也王昭明言之宰治不通王宮乎先之則後陽治後之則慢王宮故無列此互備之也

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註逆迎受之鄭司農云貳副也

疏大宰以六典八法八則治邦國官府都鄙此還以之句攷其治所謂逆也○劉氏曰貢職之入歲無常數九式之用國有定規彼有餘此不足小宰均之以俾必給則九式不愆於禮矣節邦用者非其式不可用而王者之欲不節而自中乎禮義矣○愚按成周之世損上以益下者何其至也有司稼巡野觀稼以

年之上下出斂灋矣有遂人等官以歳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以令貢賦矣復有司書三歳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凡税斂掌事者受灋矣夫天時不登以病民則邺之吏治不職以病民則邺之民老幼廢疾以自病則又邺之而賦税不足唯減損王躬以為均節之灋成周損上以益下者何其至也後世國費浩繁每歳司農先量所出責賦郡國謂之會計不給又額外科之謂之加派

至橫征巧取又出加派之外其為一時茍且之計益不忍言矣以欲從人者王以人從欲者亡秉國成者反覆於均節邦用之說而不投箸而起如救焚拯溺以為卹民計者獨何心哉

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註敘秩次也謂先尊後卑也治功狀也食祿之多少情爭訟之詞

疏先尊後卑各有秩次則羣吏得正故云正羣吏也

會歲終會計文書○雜說小宰所掌典瀆皆大宰執其要而六敘獨不掌蓋瀆有詳畧尊者治其畧六敘之法已詳大宰所以不掌○愚按情讀如陳情之情謂羣臣以私情有所陳請也亦以敘聽之先王體羣臣無所不至如此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

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註大事從其長若庖人內外饔與膳夫共王之食

疏膳夫食官之長庖人內外饔亭人有事皆來諮白

膳夫

小事專達若宫人掌舍各為一官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天地四時日月星辰之度數天道備焉

竹埜葉氏曰周官三百六十已倍於夏商通攷其卿大夫士之數六官幾三千人大抵多兼攝也葢官屬有不必專置者地官如角人羽人掌炭掌荼等職但征一物秋官如庶氏冥氏穴氏硩蔟氏赤犮氏等官但攻一事不可兼乎有不可常置者田詛則有甸祝詛祝祭祀軍旅共仗禁罰則有伊耆氏銜枚氏喪紀

則有職喪喪祝夏采不可攝乎蓋周人因事而置官周禮因官而存名居官而不兼其職則官冗兼官而不存其名則官廢知周禮兼官之職又知周禮存官之名則可與言官制矣○莊渠魏氏曰王舉大宰大宰舉五官於王六卿各舉其僚屬之長數人使自以類相舉此乾坤易簡之道也漢制六卿亦得自舉掾屬爭以辟士相高非其人則負知人之明而亦自失其助故漢治猶為近古後世天下之官盡選於吏部

人才不能周知不得已而用資格賢不肖大混淆矣

○明齋王氏曰蓋大事而弗從其長則政出多門小臣横而大臣無權小事而不專達則大臣親細務以多事自敝下僚賢者不得盡其才不肖者得以推姦藉口二者皆非也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

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註懐亦安也賔客來共其委積所以安之聚百物者司馬主九畿職方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王氏曰以懐賔客文徳修而遠人服也中庸九經終於懐諸侯亦是此意○劉氏曰不以聚百物為職則兵革興而民力殫矣不以除盜賊為職則刑罰濫而大寇作矣不以生百物為職則事為廣而八材枯矣

○王氏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則制治必有灋徒灋不能以自行故行灋存乎人先王建六官而授之以灋其灋則有六典焉其官則有六職焉典為略職為詳略以立其始詳以成其終此六典六職所以相因為用也○潛溪鄧氏曰六典言經常之道人君所操六職言主掌之事人臣之分職故其文小異大同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

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註鄭司農云大祭祀大宰贊玉幣司徒奉牛牲宗伯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司馬羞魚牲奉馬牲司寇奉明水火大喪大宰贊贈玉含玉司徒率六鄉之衆庶屬其六綍宗伯為上相司馬平士大夫司寇前王此所謂官聯玄謂荒政弛力役及國中貴者賢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不以力役之事奉牲者其司空奉豕與

疏司農不言司空司空亡故也大祭祀惟大宰尊不

奉牲宗伯不言奉雞司馬不兼言奉羊司寇不言奉犬皆畧不言可知○雜說喪紀之事宰夫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天官聯夏官也廛人皮毛筋角入於玉府地官聯天官也量人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春官聯夏官也鄉師攷司空之辟又涖匠師地官聯冬官也大司徒教民附於刑者歸於士地官聯秋官也司常賛司馬頒旗物春官聯夏官也巾車入齎於職幣春官聯天官也稍人聽於司馬縣師以司馬之

瀆作之地官聯夏官也其大要如此又有逐官屬中各自相聯處不可盡舉可以類推也○雜說制官之瀆職不分則紊亂無統事不聯則審察不精無統則多廢事不精則多敗事如人之一身耳聽目視手舉足運雖各有所司而血氣脉理相通而無扞格故能安樂而無危闗節之間一毫阻滯則病隨作矣唐虞之時百揆四岳州牧侯伯截然有紀序條目不相侵紊彼羲和掌四時之政於四方國有大政得與内朝

更相參議至於司空總齊百揆理固宜然而臯陶刑官得以陳謨與啟沃之事伯益農官得以贊禹與師旅之事后夔樂官得以教胄子與教導之事典謨簡古其事不詳意亦可見若夫周官六典其詳可得而聞矣蓋其典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各司其司各職其職内外大小莫不專一此乃其官職當然耳而其官府之有聯以合邦治以祭祀賓客喪荒軍旅田役斂弛之事六官皆得參議焉大宰兼統六典即

唐虞司空之任也然司徒掌教起徒役則肄之司馬
掌兵論官材則肄之大宗伯掌禮教導學校之事亦
肄之非特此也在内則為六卿在外則為六鄉之大
夫國家有警則為六軍之將益見當時制官關節脈
理未嘗不相通如此漢興去古未遠此意猶存南軍
雖掌於大尉而兵不在焉四方章奏雖上於御史大
夫而生殺予奪之權不在焉唯宰相兼軍國之權故
漢世宰相之權甚重以其無所不統也九卿各率其

職雖散而不相屬然有議論下而博士之微猶得參
議凡有詔令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
中丞執法下郡守故外内無扞格凡有政事御史中
丞司隷校尉得以糾舉百僚丞相司直亦得察舉丞
相不法故上下無壅蔽甚者宿衛小臣亦得使之參
議朝事至武帝之末既分丞相官屬為二丞相之權
輕又不置太尉大將軍掌兵因得以自便是故霍光
以大將軍盡兼軍國事因冠以司馬尚書之號朝廷

大事盡歸一人廢立之變丞相不知何望於事之交相議論也唐世任官之法職事雖相聯屬而名位不正權柄不出於一人各以私意行乎其間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蓋唐初以三省之長共議國政六部各以其職舉事故大小不紊以天下之事三省之長相與議論六部亦為之參議焉奈何以宰相品位崇重不欲輕以授人常以他官居其職如吏部如祕書監如太子詹事等皆非宰相職三省之長無人焉資望既

淺兩不相服權柄分而智術任雖求以通之乃所以不通也君子反覆漢唐之事乃知建官之制其名位不紊權柄不移職分統而情意交通者自唐虞以來唯成周盡善矣讀太宰者可不深玫乎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傳别五曰聽禄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註鄭司農云政謂軍政也役

謂發兵起徒役也比居謂伍籍也

疏司徒五家為比出軍則五人為伍○林氏曰以籍之伍更相發軍故平而無遺脫此力征所以均也

簡猶閱也稽猶計也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為之要簿也版户籍圖地圖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稱責謂貸予傅別謂券書也要會謂計最之簿書玄謂政謂賦也

王氏曰政力征也記曰七十者不從政

傳別謂為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

疏謂於字中央破之兩家各得一也○王氏曰傳謂地之附近隣比為證佐也別券書兩分者猶今之合同

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傳別質劑皆今之券書事異異其名耳

禮命禮之九命之差等

王氏曰其法一定而不可虧故謂之成司寇凡萬民

之獄訟以邦成弊也○葉氏時曰民聚而必有事事起而必有爭聖人起教於微眇而防患於未然是以有書以載其瀆有瀆以待其事事來而應之以瀆訟起而正之以書猶決事之不可無比斷事之不可無律也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其官成之謂歟○鄭氏曰成謂成籍可覆按者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如布有經而不亂○劉氏曰八者所以養民之信也自古皆

有死民無信不立禮樂刑政待信爲本有以證於其民而莫敢不信則本立矣民而無信雖有禮樂刑政何所措哉○王氏曰經邦治者經常也凡物有經有緯一成而不可變者經也錯綜無窮者緯也夫聽天下之治自征役至出入錯綜無窮也自比居至要會一成而不可變者也夫民生而有欲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分界度量則不能無爭先王懼其有爭端也先爲之瀍以防之有犯者以此治焉則情僞明是非審

姦者無所肆其巧愚者無所受其弊易之訟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先王所以慮患可謂遠矣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註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弊斷也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為本善善其事有辭譽也能政令行也敬不懈於位也正行無傾邪也灋守灋不失也辨辨然不疑惑也

臨川王氏曰廉者察也辨能辨事○何氏曰辨者臨

事不惑○仲與郝氏曰善循良也○鄧氏曰善德之本能德之用敬正善之則灋辨能之砥也乃其介在廉善敬正非廉不能能灋辨非廉無取也

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賔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註灋謂其禮灋也

王氏曰大宰于戒具不言灋道揆之任也祭祀吉禮朝覲會同賔禮軍旅田役軍禮喪荒凶禮嘉禮有脤膰則祭祀之事有饗燕則賔客之事則五禮具於此

七事矣戒敕其事之所當謹具致其物之所當共○鶴山魏氏曰荆公云言以法掌祭祀則亦不與道揆故也荆公常以道揆自居而元不曉道與法不可離法不本於道不足為法道不施於法亦不見其為道荆公以法不預道揆故其新法皆商君之法而非帝王之道所見一偏為害不小因說永嘉二陳作唐制度紀綱論云得古人為天下法不若得之於其法之外彼以道德為法外事皆因荆公判道法為二後學

遂為比說如周禮三百六十官甸稍縣都井地溝洫比閭族黨教忠教孝道正寓於法中後世以刑法為法故法為申商

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註七事謂先四如之者三也施舍不給役者

疏六者即上六聯百官聯事通職故云令百官府共其財用也六聯中不言朝覲會同賓客中兼之七事不言斂弛以其非大事故退之在下　雜說財用共

於治官之屬治訟聽於刑官之屬小宰舉其要故令之而已○王先生曰七事即六職獨不見斂弛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則斂弛亦在其中矣○林氏曰嘗攷三代之政未嘗有轉輸漕輓之事又春秋列國諸侯會同征伐無歲無之然其兵食資用取給於所過之國亦未始有餽餉之役凡以農功修而粟帛衆雖門關郊里野鄙之間皆有委積故能隨用取足也周禮小宰會同軍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而春

秋齊師還自召陵申侯請道出陳鄭之閒供其資糧扉屨是也至秦欲攻匈奴始使天下之民飛輓芻粟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而致一斛漕運之盛蓋興於此惡足為治世法哉

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註又從大宰助王也將送也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祼祼之言灌也明不為飲主以祭祀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焉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

疏不祼者覆載之德其功尤盛欲報之德無可稱焉故無祼直加敬而已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者謂王以圭瓚酌鬱鬯獻尸后亦以璋瓚酌鬱鬯獻尸尸皆受灌地降神名為祭之向口啐之啐之謂入口乃奠之於地也祭天地既言無祼按宗伯涖玉鬯又禮記表記云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上帝得有秬鬯者按春官鬯人職掌其秬鬯下所陳社稷山川等外神皆用秬鬯不用鬱爾○王氏曰天則升烟地則薦血

人之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故焫蕭以求諸陽祼以求諸陰焉○程氏曰天地用玉幣文神明而不祼則玉幣尊於鬯故大宰贊之鬯則大宗伯贊之祼將又卑於鬯故小宰贊之若此類者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受任因任受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鶴山魏氏曰宗廟之祭自逆尸迎牲已後無非是義理此正所謂精義入神處故曰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如祭天以特牲器用陶匏玄酒明水不近人情者

最尊若夫祭燗祭孰近人情者禮之降故記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

凡賓客贊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註唯祼助宗伯其餘皆助太宰王不酌賓客而有受酢大宗伯職曰大賓客則攝而載祼

疏賓客酢王之時大宰於賓處受而奉王王飲訖大宰受爵以授小宰受幣之時亦王親受受以授大宰大宰以授小宰也○王先生曰宗廟之祼王與后爲

之賔客之裸宗伯代爲之王不酌賔客而有受酢示君無酌臣之義也

喪荒受其含禭幣玉之事註春秋傳曰口實曰含衣服曰禭凶荒有幣玉者賔客所賵委之禮

疏春秋傳者公羊文其含禭所用在死之時若既殯之後亦容有致之法故春秋左氏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亦在踰年後春秋不譏也按小行人云若國凶荒則令賵委之彼謂王家賵委諸侯法此謂諸侯

賙委王家法也○莊渠魏氏曰凶荒之幣王賓客所
助以禮神詩曰圭壁既卒寧莫我聽
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註主每月之小計
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致事註使齎歲盡文書
來至若今上計
魏氏曰冢宰計一歲之功小宰計一月之功月計自
受之歲計贊冢宰受之亞相之體也
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

者國有常刑註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

易氏曰夏正建寅謂之正歲周正建子謂之正月建子為時王之正月示萬民以更新之意故大宰縣治象於月吉而後斂於挾日建寅為民時之正歲吏治於是乎始故小宰帥治官之屬觀治象於已斂之後

○王氏曰正歲先王之正也正月之吉時王之正也

萬民取正於時王而已若夫百官則又當取正於先王也○張氏曰七月之詩言月皆夏時而以周之正為一之日觀此可見兼存之法其兼存之何也周人雖以天統改用建子為正月而以夏數得天故未嘗廢○劉氏曰戒治官之屬正其始也○臨川王氏曰將以禁人則宜使人皆知之不使皆知及犯令而刑罔人而已

乃退以宮刑憲禁於王宮註憲謂表縣之

劉氏曰亦欲使王宮正其始也○仲興鄭氏曰宮刑小宰專職也

令於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攷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註乃猶女也

王氏曰令百官府者乃王宮中之官府百官有治事於王宮者也既憲禁於王宮又明為告令使皆知之大刑非特常刑也於常刑又有加以宮刑宜嚴故也今律宮殿比常法有加亦以是哉○王氏曰小宰及

五卿自王宮后宮王朝王畿以及四海無所不統所以儲相才也

周禮註疏刪翼卷二